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筆者出生在一個愛好柔道的家庭，家族裡的許多成員，都有修習柔道的資深經歷，雖然筆者直至就讀大學，才開始學習柔道，但從小就在父親的學校道館裡長大，有時過年過節家族團圓時，還會看著大伯仔細的講解他的送腳掃得意技，也曾和父親兩人在客廳的磁磚地上，練起了地面壓制的動作。雖然並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訓練，但在耳濡目染下，倒是對於柔道產生了特殊的情感。

進入研究所後在面臨選擇研究議題之際，便毫不考慮的以這個自認為較熟悉的議題——柔道為主題，也以最引筆者注意的道場文化為關懷的對象。當初獅子大開口的以台灣柔道道場文化為研究範圍，礙於時間及能力的考量，便縮小範圍以「小而美」的方針為研究上的策略。正在考量要以就近的台北幾間道館、故鄉彰化的宏道館還是距離最遠的嘉義和平館為研究對象時，一句「扶腳扶手的柔道」（閩南語）<sup>1</sup>引起了筆者探索這個曾經被視為異類的道館。另一個考量的因素則是它的歷史悠久，且據幾位前輩的形容和平館曾經是台灣柔道的龍頭。

在決定了研究主題後，突然想起筆者本身在此之前，似乎也與和平館有「幾面之緣」。之一是曾經聽過彰化前輩述說嘉義和平館的館主陳戊寅先生，在民國四、五年代曾經北上至彰化某一道館和黃滄浪先生下場過招，其生動的敘述內容讓筆者對和平館有了初步的印象，其二便是大學時代迷上漫畫「柔道部物語」中主角的一技空氣摔的同時，也得知嘉義和平館館主陳戊寅先生的得意技「腳剪」，也如同漫畫中的空氣摔一般神奇，也是戰無不勝。之三則是大學時期的柔道教練王百祿老師，在教導勒頸動作時，便曾說：「嘉義和平館的勒頸是全省有名的」。

而第一次與和平館的成員接觸，就被他們生動的故事所吸引。有的在訪談前的電話聯絡中，直說：「來了再講……」。不過到了現場，那些故事，彷彿突然間從記憶中活現般的湧出，且一發不可收拾，從練習的甘苦談到比賽的激烈戰況，從翹課來道館練習談到課餘時間齊聚研究必殺技的瘋狂，甚至從背著館主出去泡妞到跪在神位前懺悔的糗事。道之不盡的往事，常讓一場訪談歷時三個小時之久，雙方卻仍意猶未盡，似

---

<sup>1</sup> 拼音 pokapochiu，意指善用手技的柔道摔法。這一句話是筆者大伯形容他們那一時代的柔道愛好者對於嘉義和平館柔道風格的形容詞。

乎是研究者觸動了報導人心靈中塵封已久的故事記憶。

那些報導人指出已模糊的記憶，在他們生動的描述下卻又栩栩如生，彷彿時間倒流，過去就這樣清晰的呈現在筆者面前。這種看似模糊卻時而又清晰可辨的複雜感受，讓筆者總是懷著一份尋寶的心情從台北驅車南下嘉義，期待能夠發現在這些看來黑黑壯壯的和平館前輩身上，到底藏著什麼樣的記憶，總是希望藉由這些回憶中的故事，走進他們的過去，走進那一段他們引以為傲、津津樂道的過去。

而記憶雖已塵封，但卻沒有因為泛黃與塵埃厚厚的堆積，掩蓋了開啟的鎖孔。除了隨時就可說出和平館連載長篇小說外，在他們的實踐行為中，卻也不時的發現過去的蹤跡。一位成員感慨的告訴我，雖然老師過世再加上和平館已不再使用，但他們如今仍繼續訓練著，  
，且他得意的說，他中了老師的毒很深，他的理念、技術、訓練方式，都深受老師的影響。這一切，不禁讓筆者在回台北的路途中反覆思考著，和平館有什麼魔力，要讓這一批成員們繼續努力著，希望「和平館能夠不要不見」，而過去在館內所運行的那一套文化，又何以被沿用在現今的道館中。難道，那是一種延續的責任，而文化的再現是這種延續的具體實踐。但究竟責任之後所支撐的力量從何而來，和他們口中滔滔不絕的生動故事又有何關係？是否記憶看似塵封，卻是安放在他們心中重要的位置？而這些故事所形成的記憶，和那一份責任與彼此的認同又有什麼巧妙的關聯？

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一點也降低不了筆者想要一探究竟的慾望。

走！ 且讓我們跟隨著他們故事與記憶的蹤跡，來解開其間的奧妙。

## 二、研究目的

基於這樣的研究動機，可以從中找出兩點研究目的：

- (一) 探究和平館道場文化的神秘風貌，並尋求其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歷史上的脈絡關係。
- (二) 呈現台灣地方柔道道場的特殊文化，以期能讓「場外人士」也能一窺其中的奧妙之處。

##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柔道在日本本土興盛的這個時期，當時台灣正是其所屬的殖民地（西元 1895 年至 1945 年），而柔道能出現於台灣本土，始自於日本大量利用警察管理台灣人民，日本警察的養成體系都必須修練柔道，柔道便因緣際會的藉由軍警系統被帶入台灣。當時的警察除了一般勤務時間外，尚須在固定時間接受柔道的訓練，藉此加強戰技及精神的訓練。另外，台灣的各州、廳也延續了大日本武德會的推廣政策，在各地設有武德會，並建有設備完善的「武德殿」，這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及建築物，是提供給日本人習武的場所。

統治的初期，台灣人民並沒有學習柔道的機會，一直到了昭和時期，台灣的學校體操科加入了柔道及劍道課程，學生可於上課期間於學校學習柔道，亦可於課後至民間的武德殿繼續柔道的練習，除了學生外，一般民眾也可前往跟隨武道教練學習。在這個時期，柔道最為蓬勃發展，不但有良好的空間，亦有指導的教練，柔道在發展上具有極佳的條件。許多台灣第一代的柔道先進，便是在此一時期孕育而成，並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都是再次將柔道推展至社會的關鍵人物。

日本人於西元 1945 年離台，但在治臺長達 50 年的期間，多少在台灣本土遺留下些許的民族色彩。在國民政府遷台後，開始一連串穩定政局的措施，禁止一切有著日本色彩的活動，柔道就是被列為禁止的活動項目之一。然而這一群日據時代曾學習過柔道的前輩們，卻將柔道館的招牌易名為國術館，繼續著他們熱愛的柔道練習與傳授，直到有「台灣柔道之父」尊稱的黃滄浪先生，至日本學成歸國，開始展開台灣的柔道推廣運動，從此，地下化的柔道練習情況，才慢慢浮至檯面，繼而逐漸普及，甚至成為台灣警察養成教育的必修技能。

從前輩們的口中得知，當時的道館僅將牆上的日式神龕拆除，改以中華民國國旗或是蔣中正遺像代之，而道館的建築，也從莊嚴肅穆的武德殿轉而至一般的民房。有的是由穀倉、工廠改建而成，有的甚至直接在馬路或空地上，鋪設臨時的道場，待練習完畢後則回歸為原狀，一切如往常。儘管練習場所在外觀上有些不同，但館內的規範、練習時的要求，皆以他們受過的訓練，繼續在道館內執行著，仍舊將柔道視為一種修鍊身心的方式。

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台灣的柔道，慢慢地從民間道館，發展至學校系統，學校道館的經營方式受到學校活潑的風氣影響開始多元化，有的以社團的方式經營，有的以校隊的方式訓練，台灣柔道在經營的型態上開始有所改變。

由於當年柔道之父 嘉納治五郎為了推廣柔道，將柔道競技化，制定了比賽規則，使參賽者能在相同的條件下比賽。從此，柔道開始推廣至全球，而柔道在進入了西方世界後，西方人將自己原有的運動文化特質注入了柔道之中，柔道開始產生了在質上的轉變，甚至世界柔道聯盟的會長也由西方人擔任。至此，西方國家開始掌握起柔道發展的主導權。從修改規則、改變衣服顏色，甚至在西方發展出了所謂的強力柔道（power judo）。這樣的風氣，台灣自然受到影響，在體壇追求競技與西方至上的態度下，習武者、教導者及觀賞者似乎在觀念上，都受到了這股潮流的影響而有所轉變。

而和平館創建於民國五年七月七日，館主陳戊寅先生本來為東石農校教師，在興起創館傳授柔道的念頭後，便辭去教師職務，購地建館，開始其五餘年的柔道事業。幼年時期曾跟隨家中聘自唐山的拳師學習武藝，就讀嘉義農校時開始其柔道的學習，跟隨學校的日本教官接受嚴格且紮實的訓練，畢業時已取得三段的資格。和平館在創館幾年後，於柔壇漸顯身手，從社會乙組的冠軍到取得甲組冠軍，曾經多年連霸省運會的冠軍寶座，許多學生在學成任教後，也執起訓練工作，在各地所帶領的校隊也都有優異的成績，堪稱和平館之鼎盛。無奈社會變遷，且嘉義柔道界逐漸轉型，和平館從過去人聲鼎沸的練習狀況，人數慢慢減少，一直到戊寅仙於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四日凌晨過世，和平館劃下了暫時的休止符，不過隨即便被一群過去和平館的成員銜接起館主的志業，繼續在和平館舊址從事柔道訓練工作，幾年後因為產權的問題，轉移訓練地點至東區體育場，後來又因為西區逐漸開發，為方便西區學子，乃集眾人之力向嘉義市政府申請西區體育場，始分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目前兩區皆按時開館訓練，對外成績雖沒有過去輝煌，但仍能持續獲得個人組的獎項，可以說是復興後的希望所在。

### 第三節 問題意識

源源不絕的故事，讓筆者每次的訪談，就像是在閱讀一整套的武俠小說般，隨著他們敘述的情節時而緊張、時而激動、時而高興、時而興奮。這也讓每一次的回程路上，手握方向盤，但腦子卻不斷的運轉，思索著到底成員們的這些生動故事，看似簡單的「敘述」背後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何以記憶會被如此鮮明的保留著，難道僅只是因為有趣、印象深刻，還是另有其他的因素。

而當筆者再看到一群人在退休不當選手後，持續的投入基層的訓練工作，那種辛苦與以館為家的精神，讓筆者原本以為帶隊都只是教練的興趣一觀念，有了些質疑上考驗。幾次的觀察，那幾乎是非人的生活，每次觀察完現場(晚上八點)，筆者都餓的幾乎用爬的到對面的超商先以麵包充飢，才有力氣回家。而教練和學生們，甚至是教練一家人也都尚未進食，單就這一個因訓練上而需要的長時間(且是跨晚餐時間)，就不是普通人能夠忍受，更何況是現在的社會環境下，選手難求的窘境，更非是一般人所願意投入訓練工作的時局。

然而這一批人卻甘之如飴且樂此不彼。從和鄰近學校合作找尋選手，到將生命置放在道館中，似乎從未有一句怨言，且一句「看看和平館能不能不要不見」，更是讓筆者感知到這帶隊、訓練絕非簡單的興趣使然，而是另有玄妙之處。這不禁讓筆者大膽與他們口中不斷重複的故事與記憶做一推測性的連結。是否是因為認同過去，才會不斷反覆的說著故事，而這過去的認同又和現在的道館有什麼關係？現在與即將創造的未來和過去之間又有什麼脈絡上的連結？這種種的疑惑，似乎不斷的圍繞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口中的故事、心中的記憶與彼此的認同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關係，只有等著找尋到成員們心中的那把鎖，才能解開這個記憶的秘密。

問題意識總是因為牽涉層面廣且深而複雜交錯在一起，想要逐一釐清且條列說明，似乎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不過仍可簡單歸結出幾個筆者在進入現場後心中較常出現的疑惑，或許那也是問題的主要結構。

- 一、和平館成員們的記憶何以如此鮮明的存在著？
- 二、記憶又是如何展現他的魔力，讓成員們凝聚一起，並肩擔起訓練的工作？
- 三、成員們如何巧妙地運用記憶以連結著和平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第四節 研究的必要性

本研究透過觀察、訪談及口述等研究方法，期能深入及完整的呈現台灣地方柔道道場的文化面貌。和平館曾經在台灣柔壇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如能透過研究，還原過去的道館運作方式，並從中找尋成功經驗，應該可以給現代急速變遷的柔道界引以為鑑。

台灣對於體育運動的相關資料保存不甚重視，對於文化研究更是闕如。僅以台灣柔道而言，針對此運動項目做的相關研究雖多達六十多篇，但與文化相關之研究卻僅兩篇，一篇為歷史性之研究，而另一篇則是以武德殿為研究主題，文中穿插提及有關柔道的相關資料，其餘皆以柔道技術與訓練為研究主題。本研究便是以柔道道場文化為中心主軸，對於保存台灣柔道文化而言，具有其重要性及研究的必要性。

另外，揭示道館中鮮為人知的一面，對於場外人士而言，也是一重新認識柔道的途徑。藉由此研究，詳細紀錄台灣地方柔道道場文化，將有助於洗清場外人士對於台灣柔道的刻板印象，而這也是本研究的另一個必要性。

## 第五節 文獻探討

台灣有關柔道之相關研究不在少數，經筆者透過網路查詢及實際到圖書館翻閱後，初步估計相關學位論文約有六 五本，而期刊文章則約有六 篇左右，對於國內柔道的紀錄與發展，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在筆者查閱其摘要或全文閱讀後，發現與柔道文化有關的論述或研究甚少，似乎是一被遺忘的角落，對於民間地方道館的詳細紀錄更是闕如。但是其中也有幾篇精采的研究，提供給筆者相當的幫助。以下僅就與本文相關之研究與專書論述之。

在陳信安的『台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sup>2</sup>一論文中，對於日治時期所建築的武德殿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武德殿為當時日本軍警修習武道（包含弓道、劍道、柔道及女子的雉刀）的場所。文中雖未詳述有關柔道的部分，但對於當時道館之禮制空間作了一詳盡的解說。另外，文中也提供了一些珍貴的照片，多少能反映日治時期及光復後台灣早期練習時的情景。

而呂耀宗的『台灣柔道史（1952~1970）』<sup>3</sup>一論文中，以台灣柔道發展史為其研究主軸，整篇論文的重點放在柔道的推廣及競賽成績部分，並未詳細描述柔道場中的文化現象，但文中也有許多珍貴的照片，具有相當參考的價值。

有關專書部分，台灣本土與柔道相關的著作也不少，也有國外的著作，經由國內譯者將其譯為中文。其中，大部分的內容是有關於柔道的技術及訓練，與柔道文化相關的專書較少，多數僅在書的前幾章，對於國內外柔道的起源、發展與禮儀等作一簡單介紹。在黃武雄，『柔道學理新詮』<sup>4</sup>一書中，對於柔道作了一有系統的介紹，舉凡柔道的科學原理、力學原理，及各種相關的研究一應俱全，其中對於「柔道之史哲觀」一章，詳盡的描述柔道與道、禪、易之間的關係，此論述之觀點可提供筆者擴展研究上思維的角度。

而有「台灣柔道之父」尊稱的黃滄浪先生，也著有『柔道學』<sup>5</sup>一書。書中多為柔道技術的介紹，不過在柔道的禮節一章中，特別談到對於進入道館時應向國父遺像行禮。對於此一規定，筆者在與彰化柔道前輩訪談的過程中，也提到黃

---

<sup>2</sup> 陳信安的，『台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在民 86，未出版碩士論文。

<sup>3</sup> 呂耀宗，『台灣柔道史（1952~1970）』，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民 90 年 6 月，未出版碩士論文。

<sup>4</sup> 黃武雄，『柔道學理新詮』，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 76，初版。

<sup>5</sup> 黃滄浪，『柔道學』，憲兵學校印刷所，民 58，再版。



滄浪先生對於此一規定特別的要求。另外，如和長輩或高段者練習時，應讓其在上位並向他行禮後，始能開始練習。不過書中並無描述所謂上位為何。書中另一個有趣的部分是，在書中的封面內頁，大致的介紹姿三四郎的柔道電影情節<sup>6</sup>，並以劇照方式呈現，似乎有意無意將讀者引進一個柔道的神秘世界。

另一本與柔道相關的專書為王榮錫所著的『柔道技術分析與連絡動作之研究』<sup>7</sup>。本書主要內容也以柔道技術為主，不過在「柔道運動之禮節」一節中，亦強調柔道之禮的重要地位，指出柔道應「以禮開始，以禮結束」為精神，另外，書中也提出柔道練習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在精神方面的鍛鍊，認為心和身是不可分離的，身體之鍛鍊必須一致於精神之修養，對於作者而言，此之謂道也。

在翻譯書部分，多數仍為以技術或訓練為主的著作，其中一本書名為『柔道精髓』<sup>8</sup>倒是對於道場中之文化著墨較多，本書原名為『道與術』，對於道場中的種種運作有較多的描述，而道與術的差別及其個別的內涵，也有詳細的記載。不過，本書作者為日本人，所描述的思想與現象，是來自於日本的柔道，台灣本土的柔道文化是否延續了日本之傳統，或是相異，就需要筆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以釐清兩者差異。

至於與本研究較為直接相關的書籍則屬嘉義農校所出版的『嘉農口述史』<sup>9</sup>，其中有和平館館主陳戊寅先生接受嘉義農校採訪小組的訪問，並整理成逐字稿，文中對於陳戊寅先生的成長歷程及日後的許多遭遇有清楚的交代，對於本身柔道的理念，也有深入的談論，是一極珍貴的史料。另外，由嘉義市政府出版的第六期『嘉義市文獻』<sup>10</sup>中，由同是和平館成員的鄭伯芬先生撰寫一文『柔道運動之播種者與耕耘者——陳戊寅先生其人其事』，文中提及陳戊寅先生的成長歷程，與一些與柔道相關的生活軼事。其中對於和平館歷年的競賽成績以及陳戊寅先生個人的輝煌紀錄皆有詳細整理，是一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與陳戊寅先生或是和平館的相關報章。例如台灣新生報民國五 四年三月 四日報導績嘉義縣隊於南部七縣市奪得甲組冠軍，其有一張具歷史價值的合照。中央日報民國五 八年五月二 三日對於和平館於省運會四連霸的戰績有所報導。中國時報民國七 四年九月五日報導陳戊寅先生於海南島

---

<sup>6</sup> 此為不少柔道前輩印象深刻的電影，當談及此電影情節時，前輩們總是能侃侃而談電影中所強調的柔「道」精神。

<sup>7</sup> 王榮錫，『柔道技術分析與連絡動作之研究』，台北體專體育學術研究會，民 76。

<sup>8</sup> 三船久藏著/曾金山、李清漢譯，『柔道精髓』，嘉義市，文友出版社，民 64。

<sup>9</sup> 鄭三郎總編輯，『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市，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初版，民 82。

<sup>10</sup> 吳嘉信等編，『嘉義市文獻』，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民 89。

重興事件的英勇義行。聯合報民國七 六年 二月三 日報導當時中正盃的許多冠軍隊伍，其教練皆出自於和平館名門。聯合報民國七 九年九月四日報導張聰輝回憶民國四 七年第三屆東京亞運會比賽過程。聯合報民國八 年二月 三日報導陳戊寅先生的腳剪獨門絕技。民生報民國八 三年三月 七日、三月五日及聯合報同年三月五日皆對於陳戊寅先生過世一事做了相關報導。還有一篇取自舊成員的簡報收集，但無能查出詳細出處及日期，此篇報導由記者林福財訪談陳戊寅先生，詳盡說明了海南島抗日義行經過及其對於柔道及個人生活的哲理。以上的報章雜誌雖僅是浮光掠影的描述了和平館，但無不也是一具參考價值的資料。

台灣對於柔道的相關書籍與論述，主要集中於柔道技術上的研究，對於道館內有關文化現象的記載較少。綜合以上文獻，多位作者對於柔道的禮儀，柔道之精神鍛鍊，都給予相當崇高的地位，只是這些作者們皆僅止於此，沒能再做更詳細的說明。另外，一些與陳戊寅先生相關的報章雜誌及相關書籍，雖能提供筆者從側面瞭解和平館的道場文化，但卻仍留有相當大的空間等待探尋。這對於筆者的研究而言，實在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不過文獻分析僅為本研究的方法之一，對於闕如的部分，應該可以以其他的研究方法加以填補。

##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以嘉義市和平館為主，但在館主陳戊寅先生過世後，由於產權的關係，成員們另覓嘉義市東、西區體育場為練習場地，並以東、西區柔訓練中心為名，在本研究中將以此兩地的道館為和平館的延續。故雖然本研究是以陳戊寅先生所創的和平館為主要對象，但因為考量成員們對於現在東西區柔道訓練中心身份上的認知，故將此兩區新成立的道館也列入本研究的範圍中。

### 二、研究限制

當研究者開始觀察所選擇的對象同時，就是和真實現象遠離的開始。不論是研究方法與寫作方式，都是為了研究而妥協的做法，終究是無法真實呈現所要觀察的對象。

研究者透過研究方法，選擇觀察的對象，是以少數樣本來推論母群體，儘管樣本數是合理且足夠的，終究還是推論，這大概可以說是遠離真實現象的第一步。而開始觀察時，通常又無法擺脫自我意識或意識型態的陰影，使研究者以較為主觀的角度從事觀察。甚至當研究者進入場域開始研究的那一剎那起，研究者已經參與了文化再生產的運作<sup>11</sup>。最後研究者結束觀察，開始將收集的資料付諸文字，又是另一個遠離真實現象的行為。因為文字或是語言總是無法將說話者或撰寫者的思緒，正確無誤的表現出來；且論文的架構考量也常常使得資料必須作選擇上的一種犧牲。

雖然說這是研究的限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當成是貼近真實現象的一種動力。因為唯有從瞭解自身限制出發，才能找出排除限制和貼近真實的有效方法，不過研究畢竟都只能是趨近於事實，其價值不在於呈現全然的真實現象，而是在於指出此一現象的意義何在。

---

<sup>11</sup> 例如當本研究完成後，如果被研究者有機會閱讀此論文，不論對於筆者所提觀點的認同與否，都對於這個群體產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基於此一「反思」<sup>12</sup>的研究態度，將以上研究限制的對策整理如下。

- (一) 在選擇報導人時，要配合其身份的對照，由於群體內有核心與邊緣人物的角色差異，避免盡選核心或邊緣人物，以免造成資料偏差的窘狀。另外，由於研究主題的時間從民國五 年延續至今，計劃以五年為一階段劃分所要從中選擇訪談對象的母群體，以盡可能的全面涵蓋整個發展過程。
- (二) 訪談時應以訪談資料的飽和度來作為單一對象停止訪談或全面停止訪談的標準，然而也不能不另作猜想何以飽和的原因，是另有隱瞞還是真已達到飽和狀態，以避免忽視了此一飽和的另一表徵意義。
- (三) 進入現場後，盡可能的作到盡卸武裝的自我要求，以免戴著有色眼鏡，而無法設身處地的瞭解在地人的思維。
- (四) 筆者擬以架構受制於資料，不先行擬定架構再選擇所需的資料，而先凌空掃視整體資料，再以資料的連結為主要目的，企求作較為完整面向的介紹。

希望在瞭解了自我研究上的侷限後，能夠透過這四點對策，來矯正研究與事實之間過於分歧的距離。

---

<sup>12</sup>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是當代法國思想界和理論界中的一位偉大學者) 也曾經提出「反思原則」, 來說明在研究上理論與實際間的必然區別。由於布爾迪厄深刻體認社會運作邏輯的複雜性, 所以特別強調理論運作邏輯和實際運作邏輯的根本區別, 基於這個原因, 布爾迪厄認為對於社會的觀察, 唯有靠「**反思原則**」才能真正區分兩者的不同, 以免在分析和揭示社會和行動的奧秘時, 不時的落入「假象」之中, 而藉由理論與實際的「**雙重閱讀**」與「**雙重觀察**」, 才能更真實的表現與貼近實際社會的運作邏輯。筆者由此反省本研究與真實情境之間可能被忽略的距離, 因此提出一些策略, 作為解決之道, 但仍體認研究與真實之間距離存在的真實性。

## 第七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架構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為台灣地方柔道道場文化，其時間上包含過去與現在，由於過去的資料較為不足，故須以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收集。研究的方法包括有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口述史法，最後再加上筆者對於文化現象的詮釋完成論文。

####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本研究資料收集的首要步驟。然而台灣對於體育運動相關資料的保存不甚重視，與本研究相關的資料並不充足。不過還是盡可能的收集民間或官方保留的珍貴資料，作為本研究的第一步。

#### (二) 參與觀察法

本研究的對象包括過去與現在的柔道道館。有關現在道館的資料收集，將透過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然而僅是觀察並無法深入獲得所須資料，故視情形加上對於場域中的練習者的訪談，應該可以有較全面的資料收集。

#### (三) 口述史法

至於過去的和平館部分，將以口述史法為主要方法。針對口述史法曾有歷史學家對其真實性提出懷疑，而後現代主義者更進一步的否定所有歷史研究和史實的關聯性。雖然在後現代主義者眼中，歷史研究和史實之間是斷裂的關係，不過後現代主義者亦提供了歷史研究者一些肯切的建言。

他們認為歷史研究者要從線索中蒐集有用的史料(證據)，就有限的資料中，發揮合理的想像及智慧，在慎重並合乎邏輯的推論下最後發掘並重建接近於過去的真相。他們亦提出，研究歷史者就像是在接過去打來的電話，研究者要不要回應，回應的方式及內容都有待研究者決定，這回應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及當事人的創造力。研究者和從過去打電話來的彼方就共同成為過去歷史的創造者。儘管相對的色彩很濃厚，但「詮釋及創造」的意義，應該就可以彌補及超越過去

對於實體 ( reality ) 的死命追求。故本研究不在於追求還原過去的真實，而是強調在把握線索的同時，企圖尋求一合理的解釋，創造出研究過去的價值。

從這個角度來看，口述史法更具有如此的特性，口述史料的價值不在於資料與史實相較下的真實度，而是在於口述者對於曾經參與的歷史事件的「詮釋權」，這有別於過去「文字歷史」的正史地位。雖然口述歷史還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但其對於弱勢者或弱勢族群有絕對重要的意義，而就運動文化領域而言，台灣運動體育界在史料的保存上相當的不受重視，對於過去運動與體育的相關史料闕如，在研究上是雪上加霜，如能透過口述史法對於過去的詮釋，勢必能彌補這一空白之遺憾。

本研究訪談對象的挑選原則，是以民國五 年和平館創館開始，至民國八 三年為止，以五年為一階段，分別挑選一至數位訪談對象。另外因為五 年代為道場文化形成的重要時期，故在人數比重上較多。至於陳戊寅老師過世後，東西區創立後的研究部分，除了觀察外仍輔以訪談，主要以有參與訓練工作的對象為主。訪談過程多有錄音，但仍有不少受訪者不允許筆者錄音，便採以研究日誌的方式呈現，研究日誌乃為訪談後在車上回憶，並以紙筆記錄，回家後再轉為電腦稿的研究資料。正式登門拜訪的受訪者有二 二位，其餘在不同場合碰面，閒聊式的談話則不包含在內，但兩種對於本研究皆有不同程度的助益。

透過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口述史法，來收集所欲研究對象的資料。其實這些資料可說是當事者對於真實世界的一種建構，藉由他們的概念、認知呈現一個世界供研究者觀察，而研究者又透過自己的思緒，重新再建構一個有關研究上的世界，那可說是一種建構（受訪者）的再建構（研究者）。不過本研究的價值在於此再建構的過程，透過筆者的觀察與詮釋，展現研究對象的另一種風貌與意義。

## 二、研究流程與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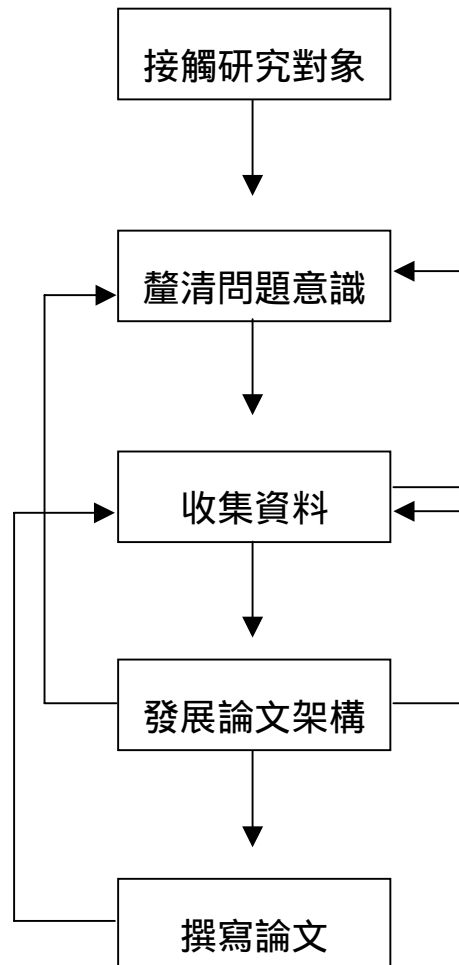


圖 1：本研究流程表

透過訪談或觀察等方法初步接觸了研究對象後，開始釐清問題意識，待產生較為粗糙的問題意識後，便以觀察或是訪談等方法進入現場收集資料，但在進入現場後，有可能發現原先粗糙擬定的問題意識需要修正，或甚至所欲尋求答案的問題根本不存在現場，於是回頭修改並進一步釐清問題意識。接著繼續收集資料，待認為資料飽和了以後，先行發展論文架構，不過架構一但出來，也會發現有某部分的比重不足，需再回頭收集資料，甚至發現問題意識的不清楚處，而需要再往回走，更加細緻化問題意識。一但架構清楚後，便開始撰寫論文，不過隨時會因撰寫而發現資料在小細節的不足處，可隨時在回現場收集資料。最後在資料齊全且架構完整下完成論文。





「和平館」，無可置疑的在台灣的柔道界、武術界，甚至是運動界，曾經留下了一段傳奇的故事，那種傳奇所產生的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在很多的面向依然可以見到其端倪。很多人都知道和平館出身的選手，往往具有稱霸群雄的身手與聲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和平館曾經如同龍穴庇蔭<sup>13</sup>般的，優秀選手陸續不斷、源源不絕的在柔道場上，都有輝煌的成績。一些和平館的前輩翻開現今柔道協會組織的行政人員、裁判名冊或是教練名單，大多數的人也都可以一一指出，哪些是過去嘉義和平館出身的選手。在筆者田野的過程中，甚至有前輩睜大著雙眼，得意但卻不驕傲的對我說：

「  
是裁判，你喊一聲，和平館的舉手，大概會有三分之二的人舉手，黑壓壓的一片，嚇都嚇死人」<sup>14</sup>

筆者並沒有實際調查，到底現在在台灣柔道界任要職的人員當中，是否出身於和平館的人數果真佔有三分之二。畢竟這樣的調查並不具有任何意義，且從筆者在田野的過程，及本身對柔道界的認識，嘉義和平館所留下的一段歷史記憶，那種影響力應該遠遠超過「三分之二」這個數字表面上所呈現的意涵，在過去那一段輝煌的歲月裡，甚至，和平館在柔道界就是嘉義的代名詞，人說「和平館」而非「嘉義和平館」。

和平館的輝煌過去，除了是在館中埋首練習的成員們努力爭取而來之外，因為戊寅仙<sup>15</sup>獨特的理念而創造出來的道館文化，也是輝煌過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戊寅仙的諸多事蹟，經過學生口耳流傳之後，在他身上附會了許多性格，也因為這些性格，促成了戊寅仙擁有在道館中的解釋權。因此他可以針對柔道、技術或道館等對象，依自己的特殊思維，做創造性的詮釋，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詮釋，才能造就過去驚人的紀錄。

本章將戊寅仙諸多事蹟稱之為神話故事，並分析因為這些神話故事所產生的

---

<sup>13</sup> 中國人的傳統裡，不論是陰宅的「風水」或是陽宅的「地理」，都是影響一個家族興旺的重要原因，在彰化的一位柔道前輩，面對嘉義和平館曾經源源不絕的選手出產，說道：「和平館是在龍穴上喔！不然選手怎麼都沒有斷過！」

<sup>14</sup> 研究日誌，日期 920121。

<sup>15</sup> 在田野裡，大部分的前輩都稱陳戊寅老師為戊寅仙，本文為了較為生動與真實的呈現和平館的文化風貌，故延用在地人的說法。而在台灣柔道界裡，較少稱我們一般所謂「技術指導者」為教練，而是稱為老師，或許這是保留日本時代「先生（せんせい/[sensei]，即中文：老師之意）」的用法。

神話性格，及其在柔道場域中的重要性。另外，也企圖從解釋權的角度，來觀看戊寅仙對於技術的創新詮釋，並在本章最後敘述和平館的優異成績，如何回過頭來成為戊寅仙的「創新詮釋風格」之最佳文化辯護。